



拆二代、彩票大奖获得者、巨额遗产继承者……

“命运的宠儿”—— 为何会成为精神的贫困者

□艾 乔(“青未了·心理咨询工作室”热线主持人)

据媒体报道,西方针对彩票中奖者的多项研究和一些中奖者的亲身经历表明,巨额奖金突然给生活带来的剧变,让众多中奖者难以应付和驾驭,大多数人在中奖几年内将奖金挥霍一空,有些人还因此陷入悲惨境地,甚至感叹“宁愿当初不中奖”。

“井喷效应”下 产生的暴发户

根据美国“金融培训全国基金会”的估计,在赢得巨额奖金的人群中,70%在其后没有取得任何成就,几年内便把奖金挥霍一空。英国研究人员发现,44%的彩票大奖获得者会在短短5年之内花完所有奖金。某些彩票中奖者的亲身经历,进一步说明了“大奖毁一生”,我们看几则有关的新闻事例:1997年,小比利·鲍勃·哈勒尔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赢得高达3100万美元的彩票头奖。他之后对于任何需要帮助的人都极为慷慨,导致严重超支,债台高筑。哈勒尔最终选择自杀,他在自杀前曾说,“中奖是我这一生中最不幸的事。”2001年,戴维·李·爱德华兹赢得2800万美元彩票头奖的部分奖金,中奖后一味挥霍无度并吸毒成瘾,妻子也在他财产耗尽后与之离婚。他沦落在污秽不堪的货物箱中栖身,58岁时在临终关怀所孤独地死去,令人不胜唏嘘。2002年,迈克尔·卡罗尔在英国赢得1500万美元彩票奖金,此后疯狂沉溺于嫖妓、吸毒,2006年因持有毒品被定罪。

暴发户共同的特征非常显著:精神空虚,肆意挥霍,喜好跟风,对未来没有认真的规划。在心理学上,对一夜暴富的“命运的宠儿”有一个贴切的名词解释叫“井喷效应”:某种事物在短暂的时间内频繁发生,迅速达到高潮或火爆状态的一种现象。煤老板、拆二代、巨额遗产继承者,等等,皆属于“井喷效应”下产生的暴发户。有一个令人值得深思的现象,同为有钱人,白手起家的富豪能守住钱财,低调行事,李嘉诚是极为成功的代表,克勤克俭,不求奢华是他做人的准则。反之,暴发户却不能安于守财,追求一掷千金的快感。热线中有一位女士讲述别人“鄙夷”她的苦恼,她是靠开化工厂发家的,去欧洲旅游的目的就是购买顶尖奢侈品,可有人指着她身上价值十几万的皮草,直言不讳地说她是暴发户代言人。暴发户分为两类,一类用膨胀的挥霍炫富证明自己,另一类用“知识”武装自己,称之为“文化暴发户”。

炫富消费型暴发户:由于朋友做煤炭生意,我有机会接触过财大气粗的煤老板。有一个煤老板好赌博,他手里随时拎着一个精致的密码箱,经常飞往澳门豪赌,在他眼中,赢也好输也罢,不过是个数字而已。煤老板的口气相当豪放,“去澳门输个几十万,就和在家陪老人玩玩麻将一样。”还有一位煤老板热衷于购买豪车,听朋友说,他的3辆豪车价值数千万,而他本人是个“车盲”,压根不懂车的性能品质,甚至连品牌、型

号都搞不清楚,买车唯一的要求就是“不求最好,但求最贵。”这位煤老板给情人买了一辆宝马,当他得知宝马无非是有钱人的“平民车”,立马给情人换了一辆比宝马更显身份地位的豪车,他告诉情人,“宝马就当你练手开着玩吧。”

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曾提出一个“凡勃伦效应”: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能畅销,反映了人们挥霍性消费的心理愿望,这种消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物质的享受,而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得到一种社会心理上的满足。暴发户在发家之前,大都穷困潦倒,他们更希望通过宣泄式的消费来炫耀自己的财力和社会地位。

文化暴发户:我身边有不少“拆二代”,由于郊区扩建或农村开发,他们因此得到巨额的拆迁款和多套房产。据我所知,一个拆迁后新建的小区,里面的居住者大都是百万富翁,可谓一步登天。“拆二代”其实是一个矛盾体,他们之前生活在农村或城乡接合部,父母要么靠天吃饭,要么在城市打工,文化普遍较低,面对城里人天生的优越感,他们有很深的自卑情结。一位男士上高二那年成了“拆二代”,一夜暴富改变了他的心态,他不再认为考大学是人生的转折点,退学后,他沉溺于比富的奢侈生活,以此来彰显独特的品位。他有一间装潢考究的大书房,欧式书柜里摆满了中外名著和古文版书籍。只要听说是名画,不管是山水画还是油画,他必定重金购买,至于谁画的,有怎样的背景,他根本不懂。我问他,读过谁的名著?他倒也实诚,“一本也没读过,我一看书就犯困。”

倪匡曾说过:“一个人炫耀什么,恰恰是他所没有或缺少的。”财富的迅速扩张,衍生了舞文弄墨的文化暴发户,无知的审美成为变相的挥霍无度。

暴发户 渴望被尊重和存在感

“人富有了第一个心愿是赢得社会的尊重”,这一观点早已被广泛认可,而暴发户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特定的贬义词,与他们素养缺失、暴发乖张,处处表现出“有钱就是真理”的得意忘形不无关系。他们内心其实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,但,修养的匮乏使他们无法理解尊重的深度,唯我独尊的狂妄不过是强调一种存在感。

我去医院探望亲戚,目睹到一个暴发户怒声呵斥保洁员,仅仅是保洁员手中的拖把不小心甩在了他的裤腿上,他趾高气扬地叫嚣着,“老子的钱能买下这家医院,立马就让你丢掉饭碗。”有一篇文章描述:在二战期间,当时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的贫民窟进行视察,

他站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,对里面一贫如洗的老太太说:“请问我可以进来吗?”真正的贵族更懂得对底层人的尊重。难怪马云感慨,“现在的问题是,有钱没脑子,文化太差,口袋满了,脑袋空了。”

心灵富足 才会有归属感

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需求层次理论中指出:生存需求、安全需求、社交需求、尊重需求、自我实现需求。马斯洛认为,每个人应该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逐渐递进,只有先满足低层次的需要才能再去满足高层次。正如暴发户,一步登天后该思考满足更高级别的需求层次?所以,充实精神信仰,负有责任感信念,是暴发户实现自我价值的重中之重。

美国慈善大王卡内基对财富的观念是:“对金钱执迷的人,是品格卑贱的人,个人财富的聚积有赖于社会的帮助,社会所赋予的财富应当回归给社会。”众所周知,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生活朴素节俭,也是全球知名的慈善家,为了庆祝女儿出生,他与妻子将持有Facebook的99%股份(约450亿美元)捐赠给慈善机构,用以发展人类潜能和促进平等。28岁那年,扎克伯格捐出近5亿美元的股票,用于硅谷地区的教育和健康项目。他们的善举有对社会的责任感,也有自身坚定的信仰。

普通百姓在一夜暴富之后,很难达到高层次的境界,但一定要明白,精神财富永远胜于物质财富。有一位拆迁暴富的中年男士向我诉苦,自己以前是个农民,突然实现了城里人的“乌托邦”梦想,也曾有过纸醉金迷的荒诞,但活着不踏实,有种坐“过山车”的眩晕,他害怕成为坐吃山空的废人,更害怕金钱成为自挖的“坟墓”。他文化低,就做一些卖苦力的短工,比如卸货、搬运化肥,虽然累,但他觉得心安,每走一步都是稳稳的。

白岩松在《等一等我的灵魂》一文中写道:“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,突然,一个人停了下来。旁边的人很奇怪:为什么不走了?停下的人一笑:走得太快,灵魂落在了后面,我要等等它。”“井喷效应”下产生的暴发户更应懂得精神支柱的深邃:首先是文化的教养,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,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,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。其次是社会的担当,要严于律己,扶助弱势群体,有强烈的责任感。最后是自由的灵魂,有独立的意志,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,具有理智与道德的自主性。心灵富足才会得到归属感,从而去完善“自我实现”的最高需求。

我们常秉持着爱的名义,阻碍他人与自我的成长。试试看,消除爱的误解,享受爱的愉快——

爱的误解

⑤

没有胜利者的 游戏

□蒋 硕
(婚姻心理咨询师、“青未了·心理咨询工作室”专家顾问团成员)

“你们做心理工作的,一定很懂人心,别人想什么,一猜就猜到了吧?”

紫琪问这问题时两眼发亮,看来比起咨询,她更想学学这个本事。可不止她一人这么想:心理学嘛,就是猜透别人的心,从此会讲价、不上当、职场战无不胜,恋爱马到功成……

“可是,我们从来不猜。”紫琪疑惑地瞪大了眼睛:“可是爱一个人,不就想知道他的心思吗?有专业优势干吗不利用呢?”

原来,“猜心”就是紫琪“爱”的方式。对正在交往的男友,紫琪每天都要猜上八百回合,比如“让他带我参加朋友聚会他没立即答应,一定是对我们的关系有疑虑”,“增加了一组微信表情,准是从新加的女性朋友那儿来的”,“忽然给我买那么贵的东西,动机和收入都是问题”……每个猜测都得以印证,而印证的结果带来更多猜测,所以紫琪与男友相处的大部分时间,都在孜孜不倦的收集信息和喋喋不休的提问回答中度过。不光紫琪猜男友,男友也得猜紫琪。诸如“生日要什么礼物”,“工作上有什么困难”,“为什么不理某人”,“怎么又哭了”……这些事儿,爱我就猜得到,猜不到就是不爱。紫琪对这样的“猜心游戏”乐此不疲,自以为掌握了男友的事业情感人际关系,又显示了自己的聪慧敏锐可受宠,脸上常带着胜利者的微笑。而男友呢,男友曾哀求紫琪:“咱就不能好好的,有什么说什么吗?别什么都管什么都猜行吗?”而紫琪大加斥责:“我是不爱你吗?才不会这样天天想着你呢!你爱我吗?我怎么这么没有耐心?”男友不再争执,渐渐也,也不再接受猜和被猜,看样子打算退出紫琪的游戏。紫琪这才惊慌起来,而惊慌中的想法仍是:“难道这次我没猜对?”

把“猜心”当成爱,才是最大的不对。因为“猜”别人的目的,或许是为了解,或许是为讨好,但最终还是为了控制对方;而“被猜”,则是强行要求别人对自己聚焦,试图占据别人的关注与思考。“猜”与“被猜”,都是自我中心的表现。像紫琪一样迷恋“猜心游戏”的人,往往缺乏人际关系中的必要的边界感,认为“人应该,并有能力了解他人的一切”,而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的侵犯,也是对他人的低估甚至蔑视。可以想象,紫琪男友每天活在紫琪无形的监控下,无休无止地被琢磨、被评判,是多么困扰,更不用说还被要求同样为之了。

“但是,爱不就是需要彼此了解、心意相通吗?”紫琪委屈地问。

是的,但爱的了解与心意相通,是个体之间在彼此充分尊重、关注和接纳对方的基础上,形成的共情或共鸣,是不带有假设、要求,也不带有利益需求的。我们不能出于自私的目的,要求对方变成自己面前的“透明人”,也不能要求对方所思所想都围绕着自己,把自己的满足作为至高无上的标准。如果做不到这些,所谓的爱就变成了绑架,而“猜心游戏”里,永远不会有赢家。

这也是为什么心理工作者“从来不猜”的原因:我们尊重每一个个体,在人们愿意开放的时候,我们会去观察、体会或给予帮助,而更多时候,我们宁愿每一颗心,都保持着它的独立、安静与自由。

微博:@Serena-Chiang

